



此难，可叹可叹。尽管都是疫情主题，每位插画师还是画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每幅漫画右下角都有作者的签名，为自己的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

即使身处疫情夹缝中，《纽约客》依然努力展现城市的魅力、价值观的多元。比如这幅《魔力公式》，用极简的公式试图向读者展示“什么是纽约”——纽约等于帝国大厦，加上出租车、苹果、纽结饼、中央公园的松鼠、自由女神像，还有爵士乐门票、月夜的烧烤架和热狗、飞过布鲁克林大桥的海鸥、披萨、地铁里的老鼠、无尽美元、阳光沙滩墨镜书籍……如此这般，再乘以24小时7天，这就是纽约。

再比如这幅《野兽与美人》，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：多元种群，纽约容得下形形色色的装扮与取向，不必按照习惯和成见去区分野兽还是美人。而这幅《地方生物志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：女子牵着猫狗、乌龟、刺猬和马匹，仔细看，天上有鸚鵡，肩膀有金鱼，还有形形色色的动物：变色龙、猪、蛇、黄鼠狼、老鼠、青蛙……让人不由得想起一本书的名字：《纽约无人是客》。

但愿疫情过后，《纽约客》能多上一些像《脑海中的食物》这样轻松的漫画封面——人们闲适地在午休时踏青遛狗，草地上每一种生物的脑海里都在幻想一种美食：冰淇淋、冷饮、雪顶咖啡、纽结饼、披萨、蛋糕、热狗……婴儿想吃母乳，狗想吃鸡腿，猫在想着吃鸽子，而鸽子很想搞个甜甜圈啄两下……

其实《纽约客》内页的漫画插图，幽默的占比一直都相当高。比如这张，男人就在纳闷：为什么无论我喝多少杯咖啡、玩多久手机、刷新几次邮件、上网查多少东西、去厨房吃几回零食、给朋友发几条微信、刷个微博、撸几次猫，我的论文它还是不会自己写完啊？

2000年时，创刊75周年的《纽约客》曾经将所有刊载过的漫画都搜集起来，摘编出一本《纽约客》漫画全集。当时，编辑们全情投入，变得“无情、冷漠、偏执、强迫，甚至着魔”。他们检查了自1925年以来出版的《纽约客》的每一页，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幅漫画。最后，在检查了40多万页之后，他们找到了总计70363幅漫画。尽管如此小心，编辑们还是害怕会漏了哪一张，于是发布消息称，如果谁能找到他们漏掉的，就给他十块钱。编辑们说，每一年的漫画，都是一面哈哈镜，映照出社会人生。

《经济学人》：杂志里的预言家

1843年9月创刊于英国的《经济学人》，迄今已有将近

180年的悠久历史。创办人詹姆士·威尔逊喜欢以通俗易懂的方式，将政经文章以机智幽默的写作手法表达出来。由于文章涉及全球经济，既涉猎广泛，又颇具深度，出版百余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销量靠前的杂志之一。

和《纽约客》相似，《经济学人》也喜欢用漫画来作为封面。而和《纽约客》不同的是，《经济学人》的封面常常带点隐喻气质，喜欢用隐晦的语言，将所要表达的政见隐藏在画面之中。

比如写英国脱欧，封面漫画是像拔河一样被扯烂的米字旗，无疑表达了英国国内脱欧与不脱欧两派势力的拉锯。再比如写古巴总统卡斯特罗，封面上仅仅是一支燃烧殆尽的古巴雪茄，就仿佛已道尽万千。而写石油经济时，封面上又是手持油枪的两个人，暗指美国与阿拉伯的石油之战——《经济学人》的“社论”（Leaders）板块通常以一组深度报道的形式阐述一个主题，而这个主题常常会与封面漫画相得益彰。

有人说，如果你想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，请读《纽约时报》；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将要发生什么，请读《经济学人》。《经济学人》的文章时常带有对未来趋势的研判，因此显现出浓厚的“预言家”气质——它还有一个栏目叫“假想世界”（The world if），每年出一期，组稿让作家畅想人类的未来，他们曾经假想过“假如马丁·路德·金没有被暗杀”，假想过“如果海是透明的”，假想过“如果一颗小行星正撞向地球”，等等。

不过，《经济学人》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也就是创刊130多年后，才拥有第一位专职漫画家，他也是如今《经济学人》最著名的漫画家 Kevin Kallaugher（KAL）。

早年，KAL从哈佛毕业后，在骑自行车环游英国时，定居在布莱顿，并且成为了布莱顿篮球俱乐部的球员和教练——为了谋生，他还在特拉法加广场和布莱顿码头为游客画漫画，做街头艺人，甚至表演口技。不过业余，他还是最想当漫画家，为杂志画漫画。

英国脱欧。



在入职《经济学人》之前，KAL已经陆续在英美的多种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0000幅漫画。在应聘《经济学人》的专职漫画家时，他接到的面试考题，是为以浓密眉毛闻名的英国财政大臣 Denis Healey 画一张漫画——这么巧，他在前一天晚上刚刚画